

如何用—个隐喻来叙述龟甲虫？—个误入歧途的诗人，栖息于暮春的声色中

龟甲虫

□ 陈世迪

1

是仲春的下午，阳光明媚，一只甲虫突然出现在一片薯叶上，体型不过尾指指甲大小，轮廓半椭圆形，身披透明的甲壳，金黄的鞘翅点缀着黑色的扁圆形斑点，看上去有些呆萌。一只形似小龟的甲虫，像个绚丽的春天访客，我怔住了。生活总是这样，不时给你制造惊喜。去年十二月，我在一个空置的高身花盆里埋上几小截番薯，想不到伸着脑袋冒出一大片青绿的薯叶。明亮的事物始终是引诱，我站在阳台凝视着那只甲虫：它伏在薯叶上，几乎一动不动，偶尔微微抖开两扇鞘翅，又很快合拢。好一阵子，它突然动了，两条触角向前探动。它爬行笨拙，六条细腿支撑着沉重的甲胄，每迈出一步，身体随之轻微摇晃……

一开始我以为是瓢虫，想起童年玩耍的七星瓢虫，带来多少难以代替的快乐。直至我数它鞘翅的黑色斑点，居然有十几个。那些斑点看似繁复，其实简单，不过是自然随手绘就的细碎痕迹。于是掏出手机查找甲虫的资料，原来是龟甲虫。

房间里播放着甲壳虫乐队的《昨天》，那是一首充满深情的歌曲，我却觉得“昨天”描述的是眼前的龟甲虫，“突然间，我不再是曾经的我/一道阴影笼罩着我/哦，昨天就这样突然来临……”是的，龟甲虫就这样降临，望着它闪闪发光的透明龟甲，我仿佛置身于梦境。不知为什么，我想写一首关于龟甲虫的诗，然后涌出

一个念头：诗从凝视开始，显形于真实与想象之间，然后辨认事物在时间的位置……

2

就这样，我不时到阳台上观察、拍照，沉迷于龟甲虫的斑斓色彩；有时蹲下来，搜寻叶背隐匿的龟甲虫，亦是有趣的事情。记得暮春的一天黄昏，看书疲倦的我，拿着一册《我可以近乎孤独地度过一生》来到阳台，在薯叶上发现了六只龟甲虫，都是尾指指甲大小。唯有一只龟甲虫，比大拇指指甲稍大，伏在旁边一棵忍冬的叶片上，鲜亮得很。这只龟甲虫是不是那些小龟甲虫的妈妈？我忍不住笑了。那只龟甲虫安静伏在叶片上，仿佛匹配“龟”的形状。一只蜜蜂突然飞来，不时触碰龟甲虫右侧的叶子，“嗡嗡”声不绝于耳，像个迷路的邮差，反复核对一封送给晚春的信。龟甲虫仍然不动，阳光蓦地照射到它身上，鞘翅的金黄仿佛产生某种金属釉变，瞬间变成红色。龟甲虫擅长通过“变色”来伪装自己，色彩是它的魔法。站在那里，我突然想，对美的事物的感官，容易转换成另一种形式，去致敬生命的热情。想到写诗的念头，我该如何理解龟甲虫？

蜜蜂突然展翅飞离忍冬树，阳台又恢复寂静。龟甲虫迟疑地抬起触角，像在辨认一个陌生的邀请；往后退，微微颤动一对鞘翅，又迅速闭合。我仍在凝视它，世界缩小成一只龟甲虫，它的影子，淡得像骤雨刚

停时薯叶上漏下的光。此刻寂静是一种危险的东西，我沉浸其中，看见时间的流逝。又一次，龟甲虫探触触角，转动身子，仿佛踩着它的影子，一下，一下，一下，从叶面潜入叶背之际，像在梦的转角，潜入暮春更深的阴影。那时我仿佛正在观察一只龟甲虫的历险：它爬上叶尖，像在测量暮春的深度，又突然停下，俨然听见夏天很近的脚步声。噢，历险，我想起一种声音：做我自己，我愿意开始这无解的历险。

想到那天找资料，有人将龟甲虫比作“文艺轻骑兵”：或许，龟甲虫一直在做它自己，它不关心季节的更替，只专注于自己的诗行。每一步，都是对世界的一次温柔的抵抗。如何用—个隐喻来叙述龟甲虫？—个误入歧途的诗人，栖息于暮春的声色中。

放眼望去，阳台上的草木青葱，忍冬、艾草、酢浆草、番薯叶……像一群沉默的守望者，揉合着宁静、诗意、孤寂乃至苍凉。我曾把阳台比作小小的旷野，站在这里，我是唯一的旅人，而现在那些龟甲虫何尝不是过客？望望手中的传书记，我喜欢该书的结构：以“平行人生”的穿插手法，追述济慈和非茨杰拉德的一生，两个人的人生宿命般地充满巧合：过早离世，嗜酒如命，写作实验，充满孤独……他俩就像暮春的花瓣，落得缓慢，却早已独自练习“告别生命”。龟甲虫亦近乎孤独地度过一生？多数龟甲虫成虫的寿命短促，一般在15天至35天。眼前一大丛番薯叶仍然

长得蓬勃，覆盖着整个花盆，只是不叶子出现大大小小的窟窿。那是龟甲虫的杰作，它们沉浸于叶液的甜美，忘却生命的短暂？

3

转眼进入五月，我仍然乐于观察龟甲虫，甚至翻阅相关书籍。有时捏起一只龟甲虫，感觉坚硬的盔甲，它一动也不动，触丝和脚都缩入透明的铠甲中，像个装死的精灵。有一次，我把一只龟甲虫朝空中一扔，它竟展翅飞起，幻影飞出五米多远，倏忽间没了踪影。直至有一次，俯身从叶背上，看见两只龟甲虫紧靠在一起，像在交换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那是食指指甲般大小的龟甲虫，一只金黄色，另一只是白色的。那么细小的身子，“垒叠”在叶背的阴影中，让我想到不是交尾，而是嬉戏。我忍不住笑了，掏出手机拍照，两只龟甲虫像两枚被风偶然拼合的落叶，它们背上的斑点闪烁着微光。

进入五月中旬，黄昏的一场大雨后，微蓝的天空升起，一大丛的薯叶上，看不见一只龟甲虫。侧着身子，看薯叶的背面，我试图找到那熟悉的身影，然而龟甲虫消失了。想到龟甲虫的短暂寿命，难道它们都死掉了？俯身嗅一片薯叶，有淡淡青草气味，像把整个春天的呼吸都藏进了这一瞬间。初夏，仍然有暮春的气息，多少让人想到“暮春未央”。伸出手触及一张薯叶的小窟窿，那是龟甲虫啃食过的，手指竟有点颤抖。我

莫名想到“龟甲虫梦境般的生活”：它把梦的碎片驮在背上，每一步踩出一圈光的涟漪，甚至分不清是在做梦，还是整个世界正活在它的梦里。

是的，我早就置身梦境，还未抽身于暮春。从仲春到初夏，龟甲虫给予我某种诗性的愉悦，哪怕它背上的光斑，亦充满美的闪光。我想写一首致意龟甲虫的诗，献给唯一的主题：生命的美妙。然而我还没写完，只有几行诗令我稍稍满意：一个披着黄金甲的微物之神，/停驻在阳台薯叶的锯齿边缘：/把暮春所有的重量/都嵌入六条细腿，/每一步，都滑过梦境的缝隙里，/把暮光当作唯一的刻度……想起济慈《夜莺颂》的诗句“我有点爱上悄然的死亡”，我竟有些黯然，或许龟甲虫不知道什么是死亡，它只关心，下一片叶子上的露珠，是不是比上一颗更清甜；它也不知道，自己背上的光斑会出现某个孩子的梦里，化作星星。

我不甘心看不见龟甲虫，又一次靠近那丛番薯叶，蹲下身子，沿着一张薯叶背查看。在一张叶背上，一小团肉嘟嘟的扁形东西粘附于叶脉，能看到龟甲虫的形状，只是未形成透明的甲壳，外表披着一层形似薄膜的东西。我相信那是龟甲虫的幼虫模样。然后在另一张叶片背后，又看到一个幼虫……我瞪大眼睛，忍不住微笑，生命就这样循环，微光落在一颗幼虫上，它并不移动，只是静静黏贴在叶脉上，把自身慢慢交给时间，以及一片叶子上所有未完成的梦。

诗苑

小满

□ 颜仰建

光，矮下身子匀开自己，天空端来半盏温润的乳白。江河，一群长胖的孩子，推推搡搡，撞碎漫天云影。荷香踏起脚尖，碰了碰蜻蜓的薄翼。杨梅树上樱桃，彼此的矜持，映红了落日。芭蕉轻语，一寸寸剪短黑夜。

家乡的夏天

□ 何春燕

立夏的风，带着家乡的温醇吹过郁郁葱葱的远山无数虫鸣声，在夏日的乡村闪烁蹲下来，初绽的粽子花一茬茬，葡萄在山脚

灵动的蜜蜂，是花丛跳跃的音符蝴蝶也翩跹，它们跋山涉水携着红尘，将爱恋一一收藏

初夏，最稚嫩的一束阳光把凤凰花，交给明媚的五月碎碎的喧哗，漫向密林它总是，走着走着会忘记花草的凝视

虫鸣如雨。漏下的阳光把凤凰花，交给明媚的五月纵深处，喷薄的乡愁一次次，跟随立夏的风翻越千山万水想在乡土大地，来一场驰骋想把山河唤得更热烈

黎明的起跑线

□ 林枢

雷声如击鼓，把剩余的四月倒回黑夜那条旧路，雨水在浇灌着春天大地伸长了起跑线我沿着树的叶尖起步为白天赶出第一声鸟鸣错过花期的草木排放雨水的积压让风轻松坐落在早晨云朵漂泊的远山，是羊群追逐的牧场我们要从那里开始，像河流一样跑出长长的夏天流水线

马尾岛日落

□ 黎奕彤

目击一条金箔扑入海中海面翕然抖动如晾晒的金色绸布

黄昏中的马尾岛，生机勃勃生命的暗语，远比想象中辽阔

时有飘风，驱骨树舒展流苏叶海浪不厌其烦在滩涂上堆出小梯田包括贝壳、小蟹、发光的石子一切都在生长一切都在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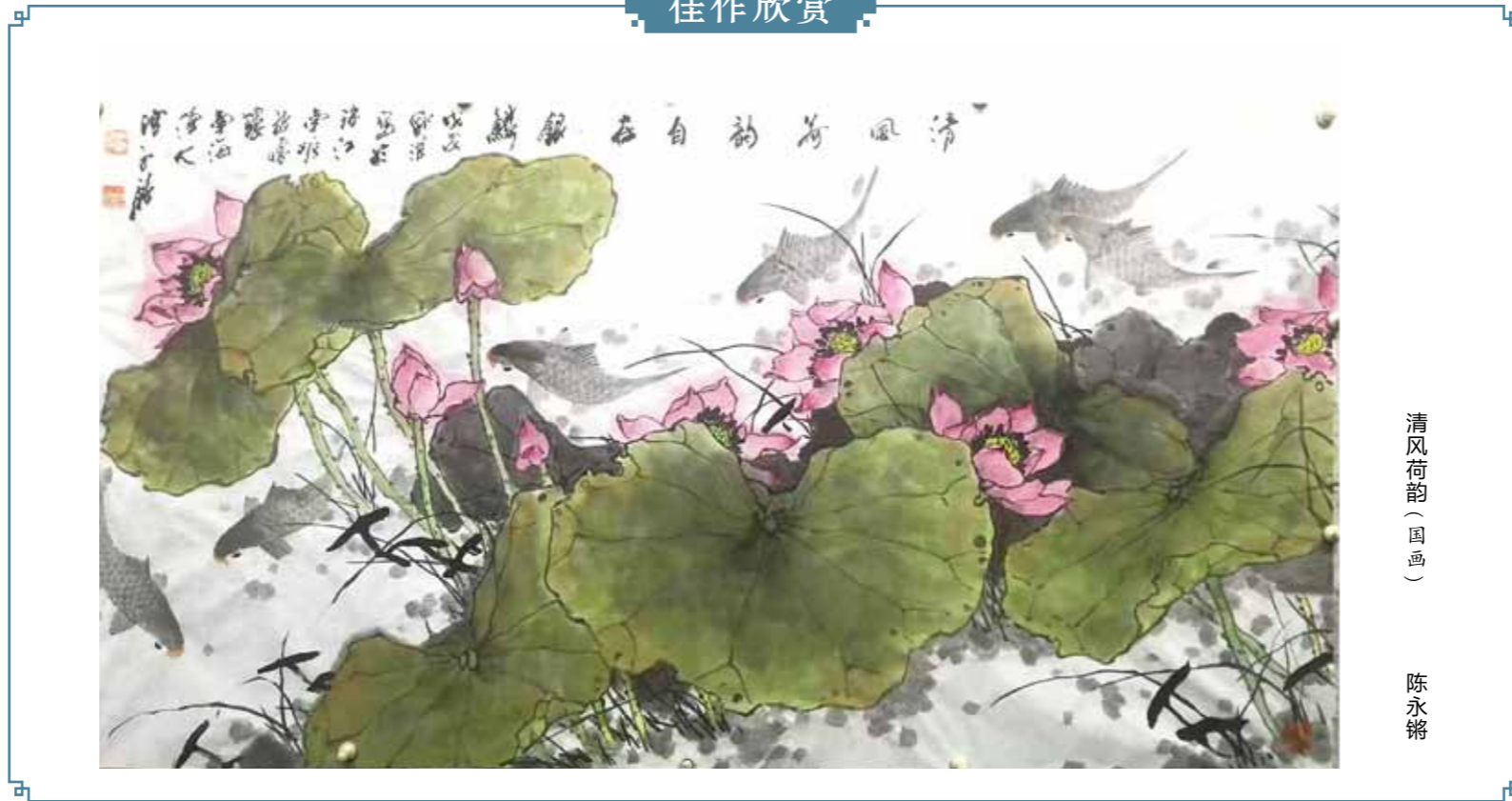
人们披上霞光他们在礁石之间在盛大的塔金仪式里甘愿让轮廓镶金甘愿成为一枚枚渺小黑影

于是，当夕阳褪成嫩红色一桩桩无声的心愿已在浪花脚边，放置太多



关巧明 供图

佳作欣赏



清风荷韵（国画）

陈永锵

突然照亮整个夜空（三章）

□ 谭夏阳

岸芷汀兰

“岸芷汀兰”。好熟悉的词组，似乎曾经在哪里谋过面，但到底没有想起来。某楼盘全新推出湖边豪宅组团，以此命名，目的是“增强项目的书卷气息”。我猜它一定出自某个典故，只恨平时读书少，不识庐山真面目矣。

岸边的白芷以及小洲上的兰花，散发着淡淡的香气。很优美也很古典的意境。我一度怀疑这香气源自三千年前的《诗经》，那时的植物枝繁叶茂，一派疯长的样子。

后来在网上搜索一些文学经典重读，以填补这方面的匮乏。于是从《诗经》始，从《楚辞》到唐诗再到宋词，此为诗歌韵文一路。在我看来，古代诗歌是一个大概念，它还应该容纳下一些异质于诗歌的东西，例如赋和骈文。而重读的散文则有唐宋八大家，还包括一些笔记小品。皆细读之，希望读出味道来。

重读《桃花源记》，发现附于后面的那首诗比起这篇散文来逊色多了；重读《陋室铭》，发现它是一首精制的自由诗；而重读《岳阳楼记》，除了发现范仲淹是个遣词造句的高手之外，我还发现了“岸芷汀兰”！它赫然入目，让我大为惊喜，原来那缕淡淡的植物清香正源于此！——“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那是1046年的白芷和兰花。1046年的北宋王朝也正值“春和景明”，一片“郁郁青青”。不

知那时，范仲淹是否已虑及若干年后北宋的政局如斯动荡：“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不过那已是岳飞的时代了，应该由岳飞去填上时代的《满江红》。而作为正直的文人，历史也早已为范仲淹提供一身戎装，去给他的国家和百姓开路——他用行动写就了《渔家傲》。

那是近一千年以前的事了。1046年的阳光和煦地洒落在岳阳楼周围，也洒落在这篇《岳阳楼记》上，让我和我的灵魂在千年以后，沐浴到了文学的光芒。

张岱的两种人生际遇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中，张岱绝对是一位被忽视了散文大家。我们读书的时候，自小学至高中教科书并没有提及此人，也不知大学语文是否收录过他的代表作（我大学念的不是中文系，没有“大学语文”这门课程）。首次接触到张岱是在诗人车前子的一本散文集中，他在里面提到了张岱的名篇《湖心亭看雪》，文章不长，抄录如下：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沱，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文章大气淋漓，精妙绝伦，写出了自然的博大与人的渺小，并将人的眼界扩展至天地宇宙，意境深远而开阔。诗人车前子从用景的角度来阐释一番：整个场景“上下一白”是淡墨，“长堤一痕”再深一些，待到“湖心亭一点”更深，而“余舟一芥”是焦墨，“舟中人两三粒”是渴墨。最后得出结论：张岱是用墨高手！我认为，这个论调相当精妙。

翻开《陶庵梦忆》，发现不只此篇，每一篇都精彩异常，无论是题材立意或布局谋篇都高企一线，这与张岱的才华有关，也与其的社会地位和阅历有关。张岱生于书香世家，家财雄厚，少为纨绔子弟，但也聪颖无比，样样皆精，我们从书中可以看出，张岱是美食家、品茗高手、园艺家、曲艺人以及收藏家等等。在古代文人当中，我认为只有李渔的多重身份与张岱相当，皆有才华，只是晚年境况有所不同。清兵入关后，张岱不肯出仕，举家避居山中，自此穷困半生。他在山中开始了另一种人生，著书立说，追忆少年的繁华盛事，成就一代绝世散文家。

读完《陶庵梦忆》，感觉意犹未尽，我想我还应该再买一本他的《西湖梦寻》。

闪光的性情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记承天寺夜游》（《东坡志林》）

这篇小品仅百字，却是《东坡志林》中最得我心的一段文字。窃以为，作为东坡先生的散文精品，它的文学价值可以与前后《赤壁赋》相媲美。文章平淡质朴，首先介绍夜游的缘起，接着写景寥寥数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顿觉心境宁静、澄明。最后的议论，使整篇文章获得了从平静中崛起的足够力量，这也许就是大家的造诣所在。要知道，当时的苏轼正新贬黄州，没有旷达的性情，当然无法达到如此释然的境界。

同是夜游，使我想起了《世说新语》中《访戴》一文。文中叙述雪夜乘舟，主人公乘舟访友，沿途欣赏美妙的雪景，但还未抵达友人家中，他就转身返回了，只留下一句绝妙的话：“吾本乘兴而至，兴尽而归，何必见戴”。用今天的话来理解，那就是结果算什么，重要的是乘兴走了一回！在我看来，性情中人写出来的文章特别好看，这些文章的亮点并不在于布局谋篇，而在于作者的独到见解——犹如烟花，突然那么一闪，照亮了整个夜空。

贺《阳江日报》创刊四十周年暨百花园副刊五周年

□ 邹继海

四秩墨香凝铁笔；  
五千花信报瓯城。

志《阳江日报》百花园五周年

□ 康斯馨

百花畅咏波斑斓，积下清香醉海山。  
跃马再攀高境界，不骄不惹闹新关。

贺《阳江日报》创刊四十周年

□ 左万青

倾情溟海春秋，四十载民生在抱，国运于心，报里篇篇关福祉；  
尽责新闻事业，万千回风雨兼程，晨昏忘我，人间处处见英雄。

《阳江日报》创刊四十周年暨百花园出版五周年抒怀

□ 何文滔

芳华四秩展鸿猷，文脉绵延淡水悠。  
一片丹心弘国策，满园清韵颂瓯州。  
笔挥耿耿风云阔，墨润长滋岁月稠。  
马岁新程扬大纛，攀峰再上一层楼。

贺《阳江日报》创刊四十周年暨副刊百花园五周年

□ 刘瑞孙

四十载殷勤，盈盈硕果；  
五千畦秀茂，郁郁天香。

贺百花园出版五周年

□ 叶植众

百花园绽五千期，风雨同行志未移。  
文竞万家无止境，报传数代有新姿。  
几多妙意连番出，一脉乡音接续驰。  
明月半窗同漫海，墨香韵味伴相知。

贺《阳江日报》创刊四十周年暨副刊百花园五周年

□ 莫心义

四十载耕耘，泼墨铺春歌盛世；  
五千期绽放，嫣红绽紫照民生。

贺《阳江日报》创刊四十周年

□ 王衍

四秩潮头立，瓯城报业昌。  
笔端涵海气，版面泛春光。  
风雨千期路，文章百姓粮。  
深耕方寸地，翰墨自生香。